

杞梁妻、鲁义姑、钟离春

解读齐鲁春秋的汶水三女



□孙晓明

杞梁妻，一声恸哭惊天动地

公元前555年，晋国联合宋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等十一国伐齐，史称“平阴之战”。晋军兵分两路，一路正面强攻齐国防线，一路从泰山南侧迂回，经鲁、莒国境，直捣齐都临淄。齐军惨败，险些亡国。五年后，新即位的齐庄公为雪前耻，挥师攻莒，却在激战中折损了大将杞梁。

当杞梁的灵柩被运至临淄郊外时，杞梁妻前来迎接。齐庄公本想就地吊唁，却被这位悲痛欲绝的妇人断然拒绝。她认为，在郊外吊唁阵亡将领，既不合礼法，也对死者不敬。最终，庄公不得不改弦更张，亲自前往杞梁家中行吊。这一故事，被儒家奉为“知礼”的典范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称：“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而变国俗。”一位普通女子的哭诉，竟能改变一国风俗，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。

然而，真正让杞梁妻名垂后世的，却是另一番演绎。从《礼记·檀弓》到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《列女传·贞顺》，从蔡邕《操琴》到曹植《精微》，从敦煌写本引《同贤记》到《孟姜女变文》，这个故事在民间不断生长，情节上增加了哭夫、崩城、投水以及送寒衣、滴血鉴骨等细节；人物名字由杞梁妻变成了孟仲姿、孟姜女，杞梁则变成了杞良、范喜良、万喜良；时代和地点也从春秋末期的齐国临淄，转移到了秦始皇时的秦长城。到了明代，冯梦龙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中已明确指出：“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，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，闻夫死痛哭，城为之崩。盖即齐将杞梁之事，而误传之耳。”

一个发生在汶水源头的真实故事，竟演变为中国古代四大传说之一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，而这都源于那位深谙礼法的杞梁之妻——她的一哭，穿越了时空，震撼了泰山，感动了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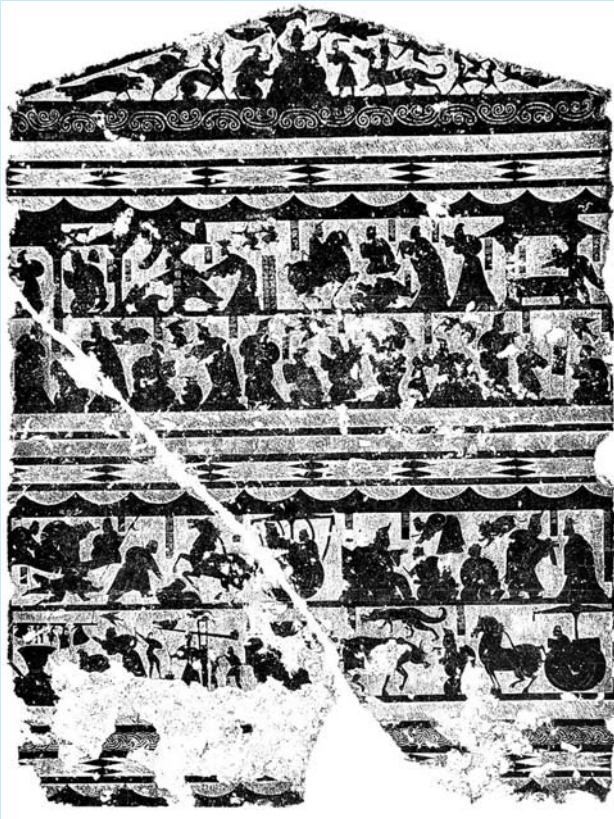
鲁义姑，山村妇人的公义抉择

刘向《列女传·节义传》中，记载了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鲁

汶水汤汤，自东而西，蜿蜒于泰安腹地。这水并非大江大河，却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，见证了一场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、礼与俗之间的交融。在这条河流的两岸，先后走出三位女子——杞梁妻、鲁义姑、钟离春。她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在齐鲁文化的交汇处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

孟姜女的历史原型是杞梁之妻。



嘉祥武梁祠画像石。

国村妇。

某年，齐军攻鲁，在鲁国郊外遇见一位怀抱小儿、手携大儿的妇人仓皇逃命。眼见齐军逼近，她竟丢下怀中幼子，抱起大儿奔向山林。齐将大为不解，追上盘问。妇人答：怀中抱者，乃我兄长之子；所弃者，乃我亲生。今遇兵祸，不能两全，故弃亲子而保侄儿。齐

将问：人莫不爱其子，何以舍亲而顾侄？妇人答：护己子，私爱也；保侄儿，公义也。若因私废公，鲁国君臣百姓皆不容我，我何以立身？宁可弃子，不敢行不义之事。齐将闻言，深为感佩，竟因此收兵，并劝齐君撤军。他言道：鲁国不可攻也。一国之中，连山野村妇都如此知义守节，何况朝堂之士？齐君竟

从之。鲁君闻讯，赐这位妇人束帛，尊为“义姑姊”。

这个�故事的发生时间，据推测应在春秋末年鲁定公在位期间。当时鲁国正在联晋抗齐，所搬晋国援兵尚未进入鲁境，齐军见势不妙便闻讯而撤。第二年，鲁军攻克阳关，鲁国叛臣阳虎逃到齐国，请求齐景公出兵伐鲁，齐国大夫鲍文子进谏说“鲁未可取也”，齐景公听从劝诫撤兵，转而寻求两国和议，这才有了后来的“夹谷之会”。

故事发生的地点，学界有两说：一为今宁阳磁窑镇南驿村，二为茌平县韩屯镇罗屯村。但“宁阳南驿说”可能更接近事实。这里北靠阳关，南邻鲁都曲阜，最符合文献所言“齐攻鲁至郊”的地理特征。村北的那家山，后世改称鲁姑山，山上自宋代便有鲁义姑庙，明朝正统年间县丞齐郁重修，天顺年间大学士许彬撰写碑记，嘉靖年间又于县城南门外另建新祠，流传有序。而在平地处黄河以西，当时已多为齐国所占，且为冲积平原，鲜见山峦。

一名山村妇人的抉择，竟能感化敌军，消弭战祸，这在今天看来近乎传奇。但这个故事所传递的，恰恰是鲁国礼乐文化深入人心的真实写照。重义轻利、操名守节，已渗入到民众的血脉之中，还影响了齐国。“二十四孝文化”曾一度宣教于后世，而“鲁义姑姊”的故事就是其先声。

钟离春，无盐丑女的政治智慧

东平县城东南，大清河北岸，有个叫无盐的村子。西周、春秋时，这里曾是伏羲后裔风姓宿国的封地；东北三十里今接山乡郭城村，则是姜姓郭国的封地。战国初年，齐国吞灭这两个小国，最早设立了无盐邑。无盐丑女钟离春就生长在这里。

刘向《列女传·辩通传》记载，钟离春“极丑无双”：额头高耸，双目凹陷，鼻孔上翻，喉结突出，脖颈肥大，头顶秃发，皮肤漆黑，腰肢硕长，骨节宽大，年过三十仍未嫁出。然而，就是这位丑女，最终却成了齐宣王的王后。

钟离春见齐宣王的方式，别具一格。她先以隐身术引起宣王好奇，次日被召见时，又改用肢体

语言作隐语，“扬目御齿，举手拊膝”，反复说了“四殆”。齐宣王素喜隐语，便请她详解。钟离春于是直言：齐国西有秦、南有楚，一旦遭入侵，社稷不安，此一殆；大兴土木建五重渐台，耗费黄金、白玉、翡翠，民力疲惫，此二殆；贤良隐匿山林，谄谀环绕左右，政令不通，此三殆；沉湎酒色，夜以继日，不修国政，此四殆。

宣王听后幡然醒悟，喟然叹道：“痛乎，无盐女之言！”当即拆渐台，罢女乐，退谄谀，去雕琢，选兵马，实府库，开言路，并卜择吉日，立太子，进慈母，拜钟离春为王后。在丑女的辅佐下，齐国国力日盛，史称“齐国大安者，丑女之力也”。

钟离春的故乡无盐，原为宿、郭故地，曾属鲁国疆域，战国时已完全并入齐国。她的“四殆”之谏，既非孟子说齐时晓以“王政”的迂腐，也非法家的“权、势、术”招数，而是将管子思想与儒家理念合理糅合。这种“霸王之道杂之”的智慧，比汉代统治思想早了数百年。

后世因她，有了“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”的民谚。而她的故事，也被历代不断演绎——从嘉祥武梁祠东壁画像石，到元代郑德辉的《丑齐后无盐连环》杂剧，再到今天的影视作品，这位丑女的形象始终鲜活。透过钟离春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了齐、鲁两种文化开始合流，为“齐鲁文化”的诞生做了铺垫。

杞梁妻的“知礼”、鲁义姑的“公义”、钟离春的“智慧”，看似各自独立，实则指向同一个主题：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汶水流域的交锋与融合。

杞梁妻的故事，从“知礼”演变为“哭长城”，见证了文化传播的变异；鲁义姑的义举，展现了鲁国礼乐文化向下扎根、向外辐射的力量，连齐国君臣都为之震动；而钟离春的“四殆”之谏，则是齐、鲁两种文化在战国时期走向融合的缩影。

这三位女性，堪称奇女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她们的故事，早已超越个人的悲欢，成为解读齐鲁文化的一把钥匙。透过她们，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，也得以感知汶水两岸的文化脉动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